

生命的奉行者

訪見晉法師

香光莊嚴【第四十七期】民國八十五年九月 ▼ 一四二

（編者按：「恆河上的月光」是安慧學苑文教基金會所製作的廣播節目，為使本刊讀者亦能分享節目內容，特將部分內容整理成文字，在此專欄發表。）

真理的追尋，生命的圓滿，好像一棵大樹的生長。

這棵樹的根部是你、是我、是一切生命，

如果我們用慈悲的水澆灌樹根，將會結出智慧與覺悟的花朵。

人生的真理到底是什麼？

我出身於公務員家庭，從小我就很喜歡大自然，也喜歡思考。求學時主修資訊工程，民國七十九年出家。

我是在上大學後才開始學佛的，但事實上學佛是我幼年理想的延續。國中時，我就非常喜歡科學，想將來當一個科學家，高中時代我參加過生物研習營隊，學

到一些新的觀念，我知道原來研究生物科學的基因工程，可能會牽涉到社會倫理的問題。那時我突然意識到原來只研究科學，不一定能帶給人類幸福的生活。我知道自己必須面對一個新的問題：我研究的科學怎麼樣才能造福人類？我怎麼判斷它是好的或是壞的？我必須要知道人為什麼活著？人生的意義在那裡？



當時我拼命地看書，到圖書館找很多關於哲學、科學、宗教方面的書籍，也看了論語、中庸等中國傳統的書籍，但是我並沒有找到答案。念大學後我加入佛學社，那時我對佛學並不十分了解，只知道它教我們不要執著，我嘗試把這些觀念運用在生活中，但畢竟我對佛法的認識太粗淺了，還是無法解答高中以來的問題：人生的真理到底是什麼？

踏上菩提之路

直到念博士班時，我遇到了一位學佛的室友，同時在書本裡看到因果輪迴的觀念。那時父親生病臥床，身體很瘦弱，沒有辦法吃東西，我想父親生病了，我多麼

希望他能好起來，而平常我吃的那些動物，牠們本來活蹦亂跳的，我卻把牠抓來吃掉……我突然體會到為什麼佛法要說慈悲不殺生，後來我就決定受五戒了。

最初學佛時並沒有想過自己會出家，求學時，最大的心願是將來能當老師，因為在學習過程中，我碰到一些好老師，受到他們很多的啟發，我希望自己也能夠這樣教育學生。由於我喜歡教書，又是佛教徒，因此我希望為佛教奉獻，那時我最希望到的地方是「慈濟」。我想慈濟醫院可能會需要電腦人才，將來辦大學時也需要教授電腦的師資，而我還可以在那裡當義工，又可以聽證嚴法師說佛法……那是我最嚮往的工作環境。

一次我跟著學校社團到慈濟參訪，其

實也是去看未來的 work 環境，就是在那一次參訪後，我決定要出家。因為在那裡我看到了很多親切的義工和出家法師們，他們雖然沒有說很多話，但可以從他們的身行感受到他們將整個身心投入一種真理的追尋中。我想如果將來只是當義工，可能還要花些時間照顧家庭；而出家可以把所有的時間心力奉獻在追尋真理及關懷生命當中。

另一次我到一間佛寺參訪，離開時，夕陽正西下，滿山散發著金色的光芒，法師們揮著鋤頭在菜園裡翻土耕田，那種莊嚴的神情和精進的精神，令我十分感動，剎時我覺得他們耕田並不只為填飽肚子，而是在體會生命、踐行生命。下山後我開始想：平常我過的是一般社會的生活，將

來教書時可能住在一棟裝著鐵窗的公寓，每天到學校教我的學生，課上完就下班回家，而那些法師們耕田的景象卻是另一個我從來沒有接觸過的生活方式，原來人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啊！而我又想：如果教書，我可以教學生很多電腦方面的知識，我也一定會盡力告訴他們一些人生的道理或作學問的方法，但是我給他們的指導到底還是有限的；如果我出家當一名宗教師，我可以教給別人的，是世界上最寶貴的人生真理。

圓頂方袍現僧相

往後我一方面念書，一方面利用假日找道場，參加一些活動：佛學營、大專齋



戒學會，還有寺院參訪、朝山等等，齋戒會的懺雲法師告訴我們：女眾出家要選女眾道場，他舉了四個不錯的道場，於是我就從幾個道場開始尋找。

其中，我對香光寺法師們那股強烈的生命力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他們很努力地從事一些教育工作，希望把佛法帶給社會上的每一個人，我感覺那就是大乘行者的胸懷，因此我決定到香光寺出家。

我還記得圓頂前一天，從學校坐車到香光寺，我問自己：你真的要去嗎？你真的要離開這舒適的環境，捨棄美好的遠景、工作及生活條件，而到那個看起來落後，煮飯用柴燒，每天要做很多苦行的地方嗎？後來支持我的竟然是從小想尋找的答案，我想：如果這一生我沒有去追尋真

理，就算我過得非常地舒適，到死亡那一刻我一定會後悔的。

當然，家人絕對不會同意我的選擇，他們認為出家是消極地逃避，只是受更多的苦而已，他們捨不得我受苦。尤其媽媽更是不能接受，她是個虔誠的基督徒，這也是她反對我出家的另一個很重要的理由。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的溝通，她逐漸感覺到這確實是我想要走的路，她說：「好吧！你既然要修行，那你就去當修女，為什麼要當佛教的尼姑？」事實上我覺得佛教裡才有長久來我想要的答案，我要在那裡追尋。我和媽媽的宗教信仰不同，她是不會到寺院去的，但是她為了我，親自造訪香光寺。她看了以後，發現佛教並不是她印象中那種消極避世，只知道燒香紙、

求神保佑的宗教，而是一種積極、奉獻、樂觀的宗教，所以她的心情就舒緩了下來。

最後，當我完成行者階段的考驗，要圓頂之前，媽媽又來看我，送她下山去坐車，媽媽對我說：「我信基督教，我覺得那是真理；你信佛教，你覺得這是真理，但是我沒有辦法幫你判斷，我只希望你快樂，讓你自己決定吧！假如有一天，我們誰先找到了真理，就度對方……」就這樣，我終於在媽媽含淚的祝福中，圓頂出家了。

感恩與調柔

出家生活的磨鍊其實是非常苦的，但

是在磨鍊之後，常常會有很驚喜的收穫，我舉個小例子和大家分享：剛出家時，我在大寮服務，我的工作是在「行堂」，負責幫大家分飯菜，同時我還有另一項工作——打電腦，輸入一些資料。那時，電腦的進度比較趕，有些大寮的工作就由其他法師幫我完成，其中之一便是「挖奶油」。由於早齋過堂是吃饅頭塗奶油，因此行堂必須在前一天將奶油從冰庫中挖出來溶化，好方便隔天大眾師使用。

那時一位法師就常常幫我做這件工作，一次他竟然挖斷了一支水果刀，我知道後很訝異，心想奶油怎麼可能把水果刀弄斷呢？事實上那時我很驕傲，不太能接受其他法師的指導，我想：「我受了這麼高的教育，思路那麼清楚，你們說的那些



我覺得不太合適！為什麼我要聽你們的？」我甚至覺得他挖斷一支水果刀是很可笑的。

一天，我對那位法師說：「今天我有時間讓我來。」我拿一把全香光寺最大、最重的大菜刀，當刀子一劃下去，我才知道冰凍的奶油竟是那麼堅硬，無論我用多大的力氣，怎麼挖都挖不起來！當時我想趕快把這件事做完，再去別的事情，莽撞用力的結果，刀子不慎割到了手，別的法師關心地幫我包紮止血並且說：「你趕快回去休息吧！」我邊走邊想：「從前我以為挖奶油是件多麼容易的事，別人那麼辛苦地幫我做了，我卻一點都不感激，現在我才知道，他們曾經給我多麼大的護持。」那天我走過大殿，看到在大殿裏整

齊的拜墊，讓人看到就能生起恭敬歡喜的心，成就一個用功的好環境，這是香燈法師每天辛勤排列的成果。我想，原來好多人平常都很費心地護持我，而我不曾體會與感恩。從那之後，我的心慢慢柔軟了下來，看到了一些從前看不到的東西，我開始像海棉一樣吸收別人的優點。

把心打開，活在當下

出家後兩年，我又回到學校繼續資訊工程的課程。因為佛教要弘化必須具備一些現代社會的眼光、知能，而不只是在山裡修苦行，它必須用活潑的方式，用現代的邏輯告訴大家為什麼要學佛？要怎麼學？學佛有什麼好處？而現代的科技也有

助於佛教的推展。之所以在出家兩年後才決定回學校，是因為經過僧團生活的薰陶，感覺自己較能把握佛法真正的精神，學習世間的學問時，也比較知道怎樣把它正確地用在宗教，利益人類，而不只是知識、學位的追尋。

剛回學校時我所抱持的心態是，我是來學習研究學問及教學的方法，再帶回去利益更多的人……，在學校我只是個過客罷了。所以剛開始在學校的生活是封閉的，後來我慢慢發現佛教並不是教我脫離人群，尋找另一個烏托



邦，它教我活在當下，實實在在地做人。我既然生活在這個環境裡，我應該要努力吸收這個環境給我的所有知識，包括與人的溝

通、交往，而能在交往中吸收他人的優點，彼此成長，所以慢慢地我也把心開放出來了。

(繪圖：阿緞)



生命成長的養料

回首自己走過的路，在此我想建議年輕的朋友們，早些開始尋找生命的定位，為什麼呢？我看到一些同學拿到博士學位，生活過得不錯，做事也覺得挺快樂的，可是好像又抓不住什麼似的；也有同學結了婚，有了家庭、小孩，還是不免要問：我這樣生活是為了什麼？因為沒有去追尋生命的定位，所以雖然事業成功了，

【法海一味】

要使心地柔和具有深厚的慈悲，先得保持心的平靜。

《原始佛教》，中村元著，釋見憨·陳信憲譯，頁一三九，香光書鄉出版

他們對人生依舊感覺困惑，而且不知如何面對所遭遇到的煩惱、挫折。

最後，我想請各位思考一個問題：現在是春天，草木非常茂盛，充滿了生機，那麼當冬天葉子落盡、樹木凋零，生機在那兒呢？因此我想和各位分享的是：在我們的生命中，會碰到很多人、很多事，有時得意，有時挫折，這一切經驗都是一種學習，也是生命成長的養料。